



軍事戰略

美在東南亞空權 演變之推估(上)

空軍備役上校 魏光志、軍事專欄作者 耿志雲

提

要

隨著美國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主張提出後，美軍在亞太的軍事演習，尤其是和東南亞盟國的聯演活動就逐漸受到外界重視，事實上，美軍的演習向來具有規律性和目的性，其戰略涵義不外乎凸顯美國的軍事存在、維護它的既有利益，但這些軍事聯演也受到軍事裝備技術的發展，呈現出朝向更為創新的風貌，這種細膩的演變能從美軍「遠征化」

(Expedition Force) 單位^[註1]的改制和在東南亞各場中等級演習活動中可一窺其端倪。

美國為增加對南中國海周邊水域的影響力，近年也逐漸強化與東南亞各國的空戰聯合演習內容與科目，企圖以優勢軍事航空技術主導地區空權發展，為其亞太戰略佈局與軍售項目創造契機，唯東協成員國並非全然屬美「軍事同盟」，各國彼此原本存在之地緣利益競合關係與空權實力亦不相等，因此，從美與各國空戰聯演之觀察，可以推估新世紀美在東南亞空權佈局演變之策略，且有助於分析東南亞空權發展之規律。

關鍵詞：東南亞空權、五國聯防、「突擊彈弓」(Ex Commando Sling) 空戰聯演「天虎對抗」(Ex Cope Tiger) 空戰聯演、「風暴對抗」(Ex Cope Taufen) 空戰聯演

註1 “Expeditionary Warfare”，Wikipedia，2015/1/11，http://en.wikipedia.org/wiki/Expeditionary_warfare#United_States。



前言

從本質上分析，美國與東南亞各國舉行聯合軍演的涵義，明顯便在於形塑一股深層的戰略阻絕力量，藉之因應21世紀的地緣強權挑戰。這種作為是接續1975年美國在中南半島戰局失利後，避免其影響力完全被蘇聯勢力逐出當地的佈局。但在進入新世紀後，南中國海能源議題增溫，東南亞各國皆積極擴充軍備以增加彼此競合的籌碼，如此更予以美國的介入注入了新的動機，尤其東南亞亦屬人種複雜、宗教多元化的第三世界，它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對立風險和潛在利益衝突，因此，如何藉由「軍事聯演」的名目，重新建立美國在此一地區內的主導地位，便成為現實主義堅定信仰者的美國必然採取的干預模式。換言之，透過聯合軍演活動，不僅可以定期或不定期讓駐在東北亞與關島的美軍系統化布建於東南亞，更能伺機出售軍備謀利，對東南亞部份的伊斯蘭政權（如：馬來西亞、印尼）間接形成外交箝制的作用。

承前所述，既然美國對東南亞的軍事聯演策略已屬常態作為，那麼它在同一地區內的長期潛在風險評估便不可能不被納入智庫的考量。而美國在21世紀於東南亞所須面對的挑戰主要來自4個面向：一、中國大陸的全面崛起，二、北韓〈朝鮮〉核危機的處理與防範，三、維持海上航道的暢通與防衛，四、建立由此朝向北極圈的開放航路能力。以上各種挑戰呈現了一系列美國軍事發展中的趨勢，它迂迴的形塑了美國在此一地區對防務與安全武力的迫切需要。但這一類型的武力並不全然仰賴聯合國設置編成的維和部隊，它也須由地區內的各個美國「軍事伙伴國」擔任核心要素。美國運用亞太長駐兵力以「聯演」型態介入東南亞各國定期演訓活動，不僅能主導地區空權發展，也能發揮「制衡」作用，達到東南亞「再平衡」^{【註2】}過程中讓美國現代空權蒙其利益的潛層目的。

壹、美澳同盟與南太平洋安全佈局

從二戰結束以來，澳大利亞就始終扮演著美國在亞洲駐軍的後勤支援角色，而1950至1970年代韓戰、越戰的發動，更增加了這個南半球大英國協國家的親美立場，復以二戰期間英美「同盟國」抵禦日本帝國侵略、確保其亞洲殖民利益的共同記憶，讓它得以在新世紀逐漸演變成美國在東南亞以至西太平洋島鏈間的樞紐，成

註2 Jeffrey A. Bader, "U.S. Policy: Balancing in Asia, and Rebalancing to Asia", India-U.S. Policy Memo, 2014/9/23,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4/09/23-us-policy-rebalancing-asia-bader>。



為西方勢力扼控南中國海通向印度洋的前沿基地，更成為美國佈置飛彈防禦系統的戰略區位，這些地緣政治操作上的巧妙運用和轉圜，可從近年來美、澳雙方在澳洲北部領地所舉行的一系列聯合演習可略見其輪廓。

一、空戰演練促進軍事協作

軍事演習是最能直接連繫兩國軍隊實作、促進共同默契，與確保戰略安全的手段和增加彼此信任的途徑之一。

英國是當今老牌的帝國

主義國家，18至19世紀在亞洲掠奪來的殖民利益已隨各地民族自覺逐漸式微，這種現代國際政治發展遂予以美國現實主義者介入的機會，事實上，美國的確也很早就與澳大利亞展開軍事協作，更策略性地運用了澳、紐、馬、新等這些大英國協和原英屬殖民國的軍事協防基礎，自1971年「五國聯防」^{【註3】}〈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s〉起〈圖1〉，投諸部分亞太兵力參入聯演，從最基本的空中聯防、反潛偵巡，歷經四十年一步步將美軍武力融入當地的傳統安全佈局之中，成為影響當地國家政治決策的條件內涵，待「聯合作戰」成為新世紀軍事理論之時，美國再將「重返亞太」的重心置於這個同為英語系白人國家的領土範圍上，藉以延續歐美勢力對亞太的影響力，其用心不可不謂之深沉，也等於藉此鞏固住美國在南亞的戰略前沿。

承前所述，聯合軍演是拉近兩軍關係、調節因應戰術科目的最佳實務，尤其在新世紀以「空海一體」^{【註4】}為前提的作戰場景想定中，空中戰力與太空設施的結合與運用，已能決定戰爭的成敗與戰略佈置的得宜與否，美國駐防的亞太地區空軍從2007年起開始強化對澳大利亞航空部隊的合作^{【註5】}，當然這



圖1 2014年6月1日第9屆「五國聯防」防務部長級會議在新加坡召開時各成員國國防部長合影。

資料來源：

http://www.mindef.gov.sg/imindef/press_room/official_releases/nr/2014/jun/01jun14_nr2.html#.V0hQwvmUeb8。

註3 “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s”，Wikipedia，2014/12/11，http://en.wikipedia.org/wiki/Five_Power_Defence_Arrangements。

註4 “Air Sea Battle”，Wikipedia，2015/1/20，http://en.wikipedia.org/wiki/AirSea_Battle。



一方面是基於拉攏澳大利亞、延伸美軍在亞太的戰略區位，實際上另一方面也在著眼於澳大利亞軍備市場的開拓，從近幾屆美、澳聯演的新聞中，多半已可見到澳大利亞國防軍已換裝的美製裝備【註6】，最為典型者當屬波音公司製造的F/A-18F「超級大黃蜂」戰鬥攻擊機，澳



大利亞選用這種在美國海軍本身都當成「過渡裝備」的機種，不啻為美、澳聯演的另一種默契（圖2），換言之，美國是藉由次及軍備的銷售和系統整合，再跨進到主要軍備的投資研發，例如，正在研發中，卻不斷升高預算的F-35戰鬥機和各種反飛彈長程預警雷達的設置，這些昂貴軍備不但取代了澳大利亞在「冷戰」時代向歐洲購置軍備的傳統，更讓澳大利亞的軍事系統在未來將完全呈現美軍的標準，讓澳大利亞成為美國在亞洲建構「小北約」【註7】的當然成員國之一，這種趨勢可由兩年一屆的「Pitch Black」空戰聯演明顯察覺【註8】。

圖2 2014年夏Pitch Black空戰聯演時，澳大利亞與泰國、阿聯酋空軍參演機隊的編隊飛行。最近處為皇澳空軍第1中隊F/A-18F「超級大黃蜂」戰鬥機。

資料來源：

http://www.thailand.embassy.gov.au/files/bkok/PR14_Pitch%20Black1.jpg。

所謂的「Pitch Black」在英語的涵義中存在著「孤注一擲」、「異軍突起」之意，它儘管是由皇家澳大利亞空軍所主辦，但在演習地點與參演國等各種跡象觀察，早已不折不扣地成為串連美軍在亞太、特別是西太平洋第一島鏈

註5 “TREA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CERNING DEFENSE TRADE COOPERATIO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CANBERRA, Sydney, 2007/9/5, http://www.defence.gov.au/publications/docs/DefenceTradeCooperation_Treaty.pdf。

註6 Mike Yeo, “Exercise Pitch Black Concludes in Darwin”, The Diplomat, 2014/8/26, <http://thediplomat.com/2014/08/exercise-pitch-black-concludes-in-darwin/>。

註7 王靜，〈美日韓簽情報交流協議 搞亞洲版北約？〉，《華夏經緯網》，2015/1/19，<http://big5.huaxia.com/thjq/jsgc/jsgcwz/2015/01/4238404.html>。

註8 “Exercise Pitch Black 14”, 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 <http://airforce.gov.au/Operations/Exercise-PITCH-BLACK-14/?RAAF-7tQQKhvM3MpLPRrg+dZR7pEZ1kCqqQbx>。



各軍演活動的其中之一，澳當局選在北部領地的「廷達爾」基地（RAAF Tindal）舉行，本來是為考量地緣之便，就近連接北方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軍事聯防便利性，但在美國「重返亞太」提出之後，更形加重了它對提升美、澳軍事外交合作的關係，這個系列的演習更強調以「攻勢」為主調，以模擬的陸空作戰環境為基礎，以抗擊由南中國海、麻六甲海峽來襲的對手為想定，此外，它也依歐美國家的軍演傳統安排，設置「紅軍」和「藍軍」編制在不同的駐防位置，由一方不定時發起對另一方的突擊，在「超級大黃蜂」機隊成軍之前，皇家澳大利亞空軍多半都以F-111C長程戰術轟炸機擔任此一科目【註9】。

在美國加入「Pitch Black」空戰聯演之後，澳大利亞也逐步邀請了法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紐西蘭等國的空軍參演，有時也會趁「五國聯防」之便順道邀請英國的海軍艦艇參加，2012年那一屆還邀請了印尼的空軍代表觀摩【註10】，至於無法派機參演的國家，例如多數歐盟成員也多半會派出觀察員。盡管2000、2004和2006年的同系列演習在北部領地舉行，但在2002年則分置於澳大利亞東部的安柏利（RAAF Amberley）和威廉鎮（RAAF Williamtown）這兩座基地展開【註11】，從這一屆起每一次都配合美軍在關島的空中兵力調度，以作為聯繫太平洋美軍各駐地機隊分散轉場的新前沿部署。2006年的演習還重啟已封存的科登（Curtin）機場，納入達爾文港防區作為第二座空中進攻兵力的駐地，鄰近雪梨港市的葛林布魯克（Glenbrook）機場則用為指揮管制中心，當時集結了大批包括F-111C在內的各參演機隊，意在顯示美、澳空中聯軍對於機動攻防的成效。

二、安全保障達到利益共享

其次，在論述美、澳軍事同盟關係時，便須一道談及「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ANZUS），這條也被稱為「美、澳、紐安全條約」，本質上是一個美國和澳洲與澳洲單獨和紐西蘭聯合處理太平洋地區防衛事務的安全條約，也是一個完整的「三方防衛條約」，它在1951年9月1日於舊金山簽定，並在1952年4月

註9 “Exercise Pitch Black”，Wikipedia, 2015/1/17, http://en.wikipedia.org/wiki/Exercise_Pitch_Black。

註10 “Indonesia at Pitch Black”，the interpreter, 2012/8/7,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2/08/07/Pitch-Black.aspx?COLLCC=86733179&>。

註11 “PITCH BLACK 2002 HAILED A HUGE SUCCESS”，Issued by Ministerial and Executive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of Defense, Canberra, 2002/8/1, <http://www.defence.gov.au/media/DepartmentalTpl.cfm?CurrentId=1758>。



29日生效^{【註12】}。但在今日，此條約被理解成「在任何方面〈包括非傳統安全範疇〉遭受攻擊皆與之相關」的軍事同盟，實際上是由美國主導，藉以確定它在南太平洋的安全利益。在1984年紐西蘭和美國對於裝有核武器或以核動力驅動的美國海軍船艦可否進入紐西蘭港口興起歧異之後，此條約就不再適用於美國和紐西蘭之間，但對於美、紐任一國和澳洲之間卻仍然有效。〈圖3〉



圖3 2008年夏美空中國民兵F-15與皇澳空軍F/A-18雙座機編隊飛行於新南威爾斯州首府雪梨港市上空，美澳軍事同盟建立於「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ANZUS)基礎上。

資料來源：

http://www.defence.gov.au/media/download/2008/sep/20080903a/20080829raaf8165233_0277.jpg。

由於在此條約之下的「美澳同盟」仍然完全有效，兩國的國防部長經常列席年度部長級會議，美國太平洋地區總司令和澳洲參謀總長也常進行安全諮商，美國國務卿和澳洲外交部長每年會就條約相關事務進行會議，第17屆部長級會議在2005年11月假澳洲阿德雷德召開，討論美國駐軍澳大利亞的可行性。不同於北約組織〈NATO〉，「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並沒有整合的防衛架構或是專屬的部隊，但是為了完成條約義務，澳洲和美國共同進行了許多不同的軍事活動，包括從特遣戰鬥群等級到營級特殊部隊訓練等級的陸上和海上軍事演習、派遣軍官至對方軍隊交流、和裝備與作戰準則的標準化。兩國也共同運作一些澳洲境內的防衛設施，主要以早期預警衛星地面站台和為梯隊系統網路收集東亞和東南亞訊號情報的設施。

此外於1983年，美國接觸澳大利亞洽談有關測試美國新一代的洲際彈道飛彈，即為「MX飛彈」，因為美國在太平洋的測試範圍不敷使用，因此希望用澳大利亞北部的塔斯曼海做為目標區域。當時擔任澳洲總理自由黨的馬爾科姆

註12 “ANZUS”，Wikipedia，2015/2/8，<http://en.wikipedia.org/wiki/ANZUS>。



· 弗雷澤〈John Malcolm Fraser〉同意為美國提供在雪梨附近的觀測站做此用途，但在1985年來自工黨的新總理鮑伯·霍克(Robert James Lee “Bob” Hawke)在工黨左派的壓力下撤銷了這個提案【註13】。

三、戰略前沿構築飛彈防禦

2003年12月4日，澳大利亞宣佈加入美國的「飛彈防禦計畫」【註14】。翌年1月，澳大利亞決定加入美國飛彈防禦系統，並採購相關軍備，曾引起其內部不少爭議。澳大利亞政府計畫採購大批美國武器，包括配備反飛彈防禦系統的3艘「神盾級驅逐艦」，藉此可從內太空攔截敵軍的彈道飛彈。此舉讓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多個澳大利亞鄰國對此深感不安，表示恐將引發亞洲地區的軍備競賽。時任澳大利亞第49任國防部長的希爾〈Robert Murray Hill〉曾信誓旦旦地表示，當局計畫購買3艘神盾級驅逐艦，艦上搭載精密的「標準III型」飛彈系統，以及可偵測追蹤飛彈的預警雷達系統，並且還可與美軍在亞太的驅逐艦戰情資料通聯，如遇危急狀況可發射攔截飛彈，達到在太空中摧毀來襲的彈道飛彈。「標準III型」可在陸地上空137公里處，以每秒3.7公里的飛行前進速度，摧毀敵方來襲的飛彈。

澳洲政府早在2002年2月首度表達加入美國「飛彈防禦計畫」的意願，並於2003年12月正式宣布加入。印尼國會「安全委員會」議員蘇西洛表示，澳大利亞此舉具有極大的挑釁意味。澳大利亞的國防政策是為了保護其不被北方國家攻擊。但是澳洲北邊的國家，很明顯指的就是印尼。中國大陸則將美、澳的飛彈防禦計畫視為「星戰計畫的延伸」，認為澳大利亞不但威脅北京的戰略和武器軍備，更有可能引起亞洲區域的軍備競賽。但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希爾則認為，「外界對於這是否會鼓勵其他亞太國家發展飛彈，或助長飛彈的擴散一直有所爭論，其實美國飛彈早已在擴散，重點是如何防禦」。

澳大利亞在2003年會計年度編列的國防預算為158億澳幣〈超過4,000億新台幣〉，占了整體經濟支出的1.9%。因此也遭到反對黨質疑，政府是否負擔得起這樣龐大的軍購費用。當時的美國小布希政府企圖拉攏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等盟友加入「飛彈防禦系統」，旨在使用這些軍事盟國的衛星追蹤基地，以抵禦中國大陸、伊朗、北韓等國彈道飛彈的潛在威脅【註15】。

註13 “ANZUS”，Wikipedia, 2015/2/8,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ZUS>。

註14 〈澳洲加入美國導彈防禦系統〉，《BBC 中文網》，2003/12/4,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3280000/newsid_3289700/3289775.stm。

註15 朱立公，〈澳大利亞從“星球大戰之子”計劃中得到什麼？〉，《新華網》，2004/7/9,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junshi/605928.htm>。



貳、美新聯演與馬來半島空權發展

新加坡是美國在南洋地區的軍事同盟國，這個原屬於大馬聯邦的英殖民地，它之所以會與美國締結軍事同盟關係，不外乎在於對其自身所處地位的安全考量，與對馬來西亞的軍事防範，另一方面，也有意藉由防務合作的途徑，建立一種西方強權在麻六甲海峽中繼區位的涵義，由此凸顯它與周邊伊斯蘭國家本質相異的特殊性，以及美國在南洋既有利益的分享者，尤其是美國在1975年於中南半島戰局失利之後，加強與南中國海周邊原西方殖民勢力的攏絡，成為美國在東亞繼續其利益佈局的重要外交策略。

既然新加坡原為大馬聯邦之一員，它在1965年建國之後便承襲了部分英製軍事裝備與系統規範，包括三軍主戰裝備與教育訓練準則，與大馬聯邦仍然保持著諸多基本內涵的同質性，這種樣態讓以華人為政壇主要勢力的新加坡一直在尋找突破的機會。「冷戰」時代，美軍撤出南越以降，中南半島局勢緊張，讓新加坡有了轉而獲得美援的契機，果不其然新加坡以其獨特的地緣條件，開始與美在亞太駐軍進行逐次、逐年加強的軍事聯演，當然，美國看上獅城的長遠眼光，並不盡然全在新加坡的先天地地理位置可資利用，其背後龐大的軍售利益與軍事駐在的影響力，才是美國著眼的長遠戰略考量要件。這些地緣外交的微妙演變，吾人可從近年來美國和新加坡展開的幾場聯合軍演中推估其趨勢。

一、1990年代正式展開軍備「美化」

回溯1968年1月，英國當局宣佈其部隊將在1971年年底撤出東蘇伊士，與此同時，新加坡的空防還完全依賴英國皇家空軍，但也意識到歐洲殖民國對亞洲的利益變遷跡象，遂改由新組建的軍隊開始承接本身的防務^{【註16】}。時至今日，它的軍備高科技儼然已成為東南亞首屈一指的代表，藉之以確保領土的安全和完整，尤其它的國防思想以外交合縱與阻絕力量並行的策略，已深深紮根在全民防衛的文化中，每年的軍事預算佔GDP的4.9%，政府平均每4元坡幣就有1元是用在防務上^{【註17】}，編列如此高額の國防預算，自然會引來西方國家的覬覦，藉之以推銷軍備並藉機影響新加坡的防務決策。

建國之初，新加坡僅編列了兩個由英國軍官指揮的步兵團，稍後，英國軍

註16 P.L. Pham, "Ending 'East of Suez':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Withdraw from Malaysia and Singapore, 1964 - 1968", Oxford Journals Arts & Humanities Twentieth Century British History Volume 21, Issue 2 Pp. 249-251. <http://tcbh.oxfordjournals.org/content/21/2/249.extract>。

註17 Kevin Lim, "Tiny Singapore to spend \$23 bln on defense by 2015-Jane's", Reuters, 2011/12/8, <http://in.reuters.com/article/2011/12/08/singapore-defence-idINDEE7B707820111208>。



隊在1971年10月也撤出新加坡，在當地留下了一支規模更小，由英、澳、紐三國共組的象徵性武力，最後一名英籍士兵直到1976年3月始離境，紐國部隊則等到1989年才完全撤出，但與此之前，美國早已和新、澳、紐等國展開聯合演習，因此，新加坡軍事的「美化」可以說從1990年即正式展開^{【註18】}。除美國之外，以色列也是新加坡的重要軍事合作國，甚至一度是以的最大軍備外銷國，其背景在於擺脫周邊伊斯蘭各國尤其是馬來西亞的制肘，曾招來以國軍官訓練新國部隊，這也是新加坡軍隊預備役制度採取以色列模式的潛因之一，直至今日仍和以國保有密切軍事合作，從一系列輕型無人飛行載具的編制就能明顯看到新國受以色列的影響，但這種技術層面卻已逐漸受美國國際政治佈局的牽制和左右。

承前所述，由於對馬來西亞的防範心理，新加坡空軍在澳大利亞、美、法等海外部署了多座軍事基地和編制內的部隊，以因應一旦開戰，駐外的軍隊可立即調動班師回朝，例如第130中隊駐防在西澳的柏斯、第126中隊駐防在昆士蘭的「奧凱」陸航中心、第150中隊駐防法國南部「卡薩」，還有在美國南加州聖地牙哥、亞利桑那州、德州等地的戰鬥機換裝單位^{【註19】}。為增加國際軍事合作的實際機會，近年新加坡也積極派出軍隊參加在阿富汗、東帝汶、印尼亞齊省、美國南部「卡翠娜」風災的非傳統軍事行動，以凸顯它在國際活動中的能見度^{【註20】}。

二、「突擊彈弓」聯演為美提供機動移防

美為加強在南洋地區的活動，彌補在麻六甲當地無長期駐防部隊的漏洞，遂於1990年起與新加坡展開「突擊彈弓」空戰聯演〈Exercise Commando Sling〉，美方對這一場新演習的表面理由，以符合其外交辭令「實踐美國利益在新加坡持恆存在」的一貫說法，但實質上卻以測試美國空軍長程佈防的能力為目的，以便讓駐防在南韓群山或烏山基地的F-16CG戰鬥機隊，能藉此演習展開長程移防訓練，同時在2至3周的演習期間內與新加坡空軍的F-5部隊展開不同機種的對抗演練，以位於新加坡島東南部的峇耶利巴空軍基地〈Paya

註18 “Singapore Armed Forces”, Wikipedia, 2015/2/7,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ngapore_Armed_Forces。

註19 “Republic of Singapore Air Force”, Wikipedia, 2015/1/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public_of_Singapore_Air_Force。

註20 “US Supports Singapore’s Regional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lief Coordination Centre”, MINDEF, 2014/5/31, http://www.mindef.gov.sg/imindef/press_room/official_releases/nr/2014/may/31may14_nr2.html#.VOgj4PmUeb8。



Lebar AB) 為演習場站，美國空軍固定以第497戰鬥訓練中隊長駐當地，以資對美軍參演部隊的協調功能。(圖4)

1995年時，曾有6場美國空軍與新國空軍的主要聯訓，代號仍為「突擊彈弓」，每一場都歷時1個月，美軍參演部隊多從日本調防前來，包括由琉球嘉手納基地飛來的部隊，以及從阿拉斯加，和亞利桑



那州的預備役飛行部隊 圖4 2010年秋美駐南韓烏山基地F-16CG中隊機組員參加新加坡「突擊彈弓」空戰聯演時在Paya Lebar峇耶利巴空軍基地合影。

資料來源：

<http://www.f-16.net/g3/var/resizes/album76/0san.jpg?m=1371927095>。

都曾參與，這一年的規模增大，顯然與中共在東海展開系列演習有所關連，在此一系列聯演展開後，便成為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部所屬各部的評量活動之一，不僅如此，在1998年的「突擊彈弓98-4號」聯演還邀請了澳大利亞的空軍機隊參與，顯見美在「冷戰」結束後對東南亞地區先採取機動聯演，後採取不定時輪防部署的策略，同時配合第7艦隊的定期航程，與海軍航空兵展開聯訓的戰略動機，以圖加強對南洋的實質軍事存在【註21】。

值得強調的是，1998年5月印尼發生暴亂，第497中隊曾經在「突擊彈弓」聯演中展現了協助美國公民撤離印尼的「額外能力」，當時在峇耶利巴空軍基地內進住了28架美國空軍的F-15與4架C-130與另4架KC-135，與1架C-141和1架C-17，外加所有常駐的新國與他國空軍機隊準備協助載運美國僑民，這一屆也成為皇澳空軍首次派出F/A-18機隊參演的演習。新加坡空軍則有F-16、F-5和A-4SU各型機隊投入聯演，至此確定了美國軍事力量對馬來半島安定與安全的介入，以期讓美國的利益得以和新加坡從軍事演習的名目上獲得連結

註21 “Exercise Commando Sling”, Global Security.org. 2011/7/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commando-sling.htm>。



三、「五國聯防」為美軍事干預提供伏筆

新、馬、澳、紐、英「五國聯防」〈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FPDA〉聯演本為英國駐在武力撤出馬來半島後維護大英國協在南太平洋利益的一種防務協議，也是

1967年英國撤出東蘇伊士同時加強在遠東佈局的一種策略，名目上是

以立即的軍事力量防衛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免於遭赤化，日後卻為美軍

擴大聯演國提供了前例，例如它的防務合作與「整合型空防系統」〈Integrated Air Defense System—IADS〉的建構^{註22}，設置在皇馬空軍的巴特沃基地以因應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島的空防安全，由皇澳空軍指派一名少將專責指揮，直至1988年時都在皇澳空軍的指揮下運行，而今已改由皇馬空軍接管，但演習主辦國則由五國輪流，美國空軍近年趁此一系列聯演進行之同時，也分別和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空軍舉行聯合演習，目的在擴大美新聯演的格局至馬來半島南端，未來再逐漸向泰國暹羅灣的聯演延伸，以便將這些機動輪防的單位系統化進行串連，讓美軍在太平洋的防務能獲得更符合操作成本的效果。
。（圖5）

1981年時，「五國聯防」首次納入海軍艦艇參演。自1997年起，海空聯演的型態成為這場跨國定期演習的固定模式。至2001年，「整合型空防系統」研改成軍種總部整合的「區域化」防務系統，專責調動三個軍種的各部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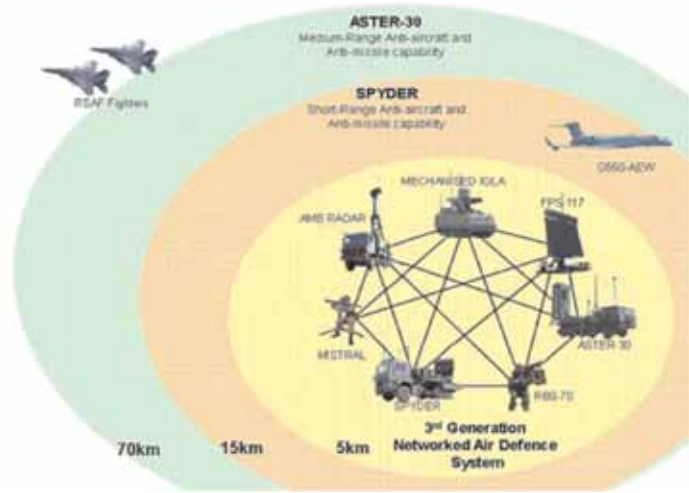


圖5 新加坡國防軍在馬來半島南端設立的整合防空系統架構圖示，本架構發展自五國聯防位於馬來西亞的「整合型防空系統」〈Integrated Air Defense System〉。

資料來源：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um=1&hl=zh-TW&biw=1440&bih=775&tbnisch&sa=1&q=integrated+air+defense+system+diagram&oq=integrated+air+defense+system+&gs_l=img..1.0.0i19.14013.14013.0.15730.1.1.0.0.0.36.36.1.1.0.msdr...0...1c.1.62.img..0.1.35.tGIHztyD6_E#imgdii=_

註22 “Integrated Air Defense System(IADS)”, citizendium.org, 2014/3/22, http://en.citizendium.org/wiki/Integrated_air_defense_system。



，也協調各年度參演「五國聯防」的各國派出單位，朝進一步整合地面部隊的目標推動。而每年度的「五國聯防首長會議」〈Five Defense Chief Conference—FDCC〉^{【註23】}與這場系列演習的最高軍事專業論壇，則由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輪流舉行，以供各國軍事首長進行防務對話的正式管道和場合，另也包括「五國聯防部長級會議」〈Five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FDMM〉也定期促進南洋地區的防務溝通順暢^{【註24】}，美國的趁機介入南洋至澳大利亞的各場跨國聯演，目的在於串連主導南洋地區的空權，以期與潛在對手國進行軍事力量上的抗衡。

(文轉下期)

作者簡介

空軍備役上校 魏光志

學歷：空軍官校60年班(52期)，空參院73年班、戰院84年班，經歷：國防部駐法小組組長、空軍總部國情組組長、情報署副署長、空軍官校飛指部AT-3模擬機室聘任教師。

軍事專欄作者 耿志雲

學歷：國防大學復興崗中共解放軍研究組軍事學碩士，經歷：國際電子戰協會會員、《青年日報》軍事科技專欄作者。

註23 “Defense chiefs of 5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 nations meet in Singapore”, Global Times, 2013/11/7,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23239.shtml>。

註24 “Five Power Defense Arrangements”, Wikipedia, 2014/12/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ve_Power_Defence_Arrangements。